



汉泰委婉语文化内涵对比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and Thai Euphemisms

苏琪媛

SU QIYUAN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泰国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mprakit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 1330432935@qq.com

李寅生

LI YINSHENG

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Professor in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China

Email: lys3231199@sina.cn

Received: 16 March 2026 / Revised: 24 April 2026 / Accepted: 28 April 2026

摘要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使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群体的思维模式、交际习惯与语言组织规律。本文立足跨文化语言学视角，对汉泰委婉语的主要内容、文化内涵及其差异成因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汉泰委婉语主要集中于死亡、疾病、不雅事物、生理现象及身体缺陷等敏感语义领域，其形成与运用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信仰、和谐价值观及礼貌原则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二者差异的形成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环境、语言结构特征及传播媒介等因素密切相关。对其文化内涵生成机制的探讨，有助于二语学习者深化对汉泰语言表达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理解。

关键词：委婉语；汉泰；文化内涵；对比

Abstract

Language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e, and its use reflects the thinking patterns, communicative habits, and linguistic organization of a particular speech community. From a cross-cultural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ajor domain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ause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euphemisms. Based on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euphemisms in both languages appear to occur mainly in sensitive semantic domains, such as death, illness, indecent matters, physiological phenomena, and physical defects. Their formation and use are shaped, to varying degrees, by Buddhist beliefs, values of harmony, and principles of politeness. The study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euphemism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social environments, linguistic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cultural connotations can help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expressive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Thai and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that shape their use.

Keywords: euphemism; Chinese–Thai; cultural connotations; comparison.

一、汉泰委婉语的主要内容

在语言交际中，委婉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们回避直陈、维护和谐的关键言语资源。所谓委婉语，是指“在特定交际语境的制约下，说话者有意通过语音、语义或语法等方式，选用更为含蓄、间接的词语加以替代或转换的语言现象”^[1]。从现有研究来看，汉泰委婉语的主要内容多集中于死亡、疾病、生理现象、不雅事物及身体缺陷等敏感语义领域。夏苏婉（2013）和谢宜（2014）在对汉泰委婉语类型、表达形式及产生成因的比较研究中，均对不同类别的委婉语进行了系统梳理，表明汉泰委婉语在内容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敏感领域集中性。具体而言，段召阳（2020）聚焦“死亡”类委婉语，王松梅（2015）则专门考察了生理现象类委婉语，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说明，死亡、生理现象等内容是汉泰委婉语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类型。由此可见，围绕敏感事物进行含蓄表达，是汉泰委婉语在主要内容层面的共同特征。

（一）汉语委婉语

本节依据委婉语所回避内容的差异，将汉语委婉语划分为忌讳死亡、疾病的委婉语，忌讳粗俗不雅事物的委婉语，以及忌讳生理缺陷及不足的委婉语。在分类方法上，主要从语义内容层面展开考察，以委婉语所指涉的忌讳对象及其所属的敏感语义领域为划分标准。死亡、疾病、粗俗不雅事物以及生理缺陷与不足，均属于日常交际中较常见的敏感内容，也是在已有委婉语研究中较多涉及的语义领域。说话者在涉及此类内容时，往往倾向于采用较为含蓄、间接的表达方式，以减弱直言可能带来的冒犯感或不适感。因此，从语义内容角度对汉语委婉语进行分类，有助于较为清晰地呈现其主要内容分布，并为后文分析各类委婉语的表达特点及其文化内涵提供基础。

1. 避讳死亡、疾病的委婉语

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回避“死亡”话题，因其未知性易引发恐惧与交流压力，人们遂借助委婉语来弱化负面情绪，维系交际的顺畅与心理平衡。“避讳死亡和疾病的表达最能体现语言与文化的紧密结合”^[2]，在封建等级制度下，不同阶层对死亡的称谓差异尤为明显。“崩”，专用于帝王之死，凸显其至尊地位，如《汉书·武帝纪》有“夏，武帝崩”之记载；“薨”，则用于皇室妃子或王公大臣的辞世，如《曹成王碑》所载“太妃薨”，便是典型例证。“歿”多用于皇亲国戚或身份显赫者，如清代常用以表述王公大臣的辞世；“卒”则多用于庶人，是普通百姓常见的称谓；这些用词反映了社会阶级与秩序。除了阶级区分外，古代汉语中还针对不同年龄与性别人群形成了特定的死亡委婉语。未成年人去世称为“夭”，如“夭折”一词不仅说明英年早逝的事实，还寄托惋惜与同情；女性的死亡则常以带有审美意味的词汇修饰，如“香消玉殒”，既陈述生命的终结，又蕴含对美好生命消逝的叹惋。由此可见，死亡的委婉语涵盖了阶层、年龄与性别等维度，体现出汉语词汇的丰富性与社会文化内涵。进入近现代社会，死亡的委婉语仍在日常交际中广泛使用，如“没了”“去世”等表达在当代语境中频繁出现。这些说法延续了传统的避讳心理，体现出委婉语在减弱语言冲击、维护交往平衡方面的重要功能，同时，其具体形式又随着社会语境与交际主体的差异不断更新，展现出在历史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灵活适应性。总体而言，“中国死亡委婉语的发展既承载了古代等级秩序与文化审美，也反映出现代社会对人际和谐与心理慰藉的持续追求，体现出语言在文化延续与时代变迁中的双重价值”^[3]。

此外，与疾病相关的话题同样容易触及忌讳，因此也产生了委婉语的表达。例如“抱恙在身”，既避免了直接点明病情的尴尬，又显示了说话者的教养与礼数。在古代文献中，如《红楼梦》中常见“染恙”“抱病”等说法，均以含蓄方式传递疾病信息；而现代汉语中，人们也常说“身体不大舒服”代替直白的“生病”。这些委婉表达既缓解了语境中的不适氛围，又体现了交流中对对方情感的体恤和礼貌，反映出语言在处理敏感话题时的人文关怀功能。

2. 避讳粗俗不雅事物的委婉语

汉语普遍强调“雅”，以此表现对他人的礼貌，并希望在交往中留下亲和而得体的印象。正是这种追求文雅的心理，使得委婉语的存在成为必然。

在汉语中，隐私、性与排泄等话题常被视为“粗俗”或“不洁”，因而难以直言。为了避免冒犯或造成尴尬，人们普遍借助委婉语来表达。以隐私话题为例，常见的委婉说法包括“春宵”指代性事，“红杏出墙”暗示婚外情，“从良”表示女子脱离娼妓身份，“囊中羞涩”则用来含蓄地表达经济拮据，“太平间”替代“停尸间”以缓和语感冲击，这些词语以含蓄的方式既化解了直白言说的冲击，也提升了语言的文雅度。作为最隐秘的领域，性相关的内容更为敏感，因此汉语中包含大量委婉称谓：女性生殖器常被称作“私处”，男性则有“阳物”“老二”等，乳房则以“双峰”“酥胸”相称，既传达本义，又赋予修辞色彩。在描写性行为时，汉语也多用“云雨”“春宵一刻”等表达，以避免直白表述带来的尴尬。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更有“颠鸾倒凤”这样的说法，

不仅保持了辞藻的雅致，也传达了性事的具体含义。这种委婉化倾向充分反映了传统文化对性隐秘性的强调。至于排泄相关话题，中国人自古亦多加回避。为避免语言直白带来的画面冲击，“撒尿”“拉屎”被弱化为“上大号”“内急”等较为得体的表述；到了现代“方便一下”“去洗手间”等说法使用的频率则更高。这些表达既符合礼仪，也避免了交际中的不适感。

由此可见，无论是隐私、性还是排泄，委婉语在中国语言文化中都不仅是修辞工具，更承担着在文化禁忌与交际规范之间进行调和的功能，凸显出语言对社会心理与文化价值的深层回应。

3. 避讳生理缺陷及不足的委婉语

为了顾及生理缺陷人群的心理感受，并体现社会的人文关怀，有关身体缺陷或不足的话题在日常交际中往往借助委婉语来表达。此类表达通常通过降格或弱化的方式实现信息传递。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用“听障人士”“视障人士”替代“聋子”“瞎子”，以淡化生理缺陷的直接指涉。这类委婉语不仅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也避免带有歧视意味，从而减少交际双方可能出现的矛盾，避免造成心理上的不适、委屈或内疚。

汉语委婉语的运用主要集中在死亡与疾病、粗俗不雅事物以及生理缺陷等敏感领域。这种表达方式既源于人们回避直陈的心理需求，也深受礼仪规范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通过含蓄而间接的言语形式，委婉语在弱化交流中的冲突与不适的同时，彰显了中国文化中对人际和谐与人文关怀的重视。

（二）泰语委婉语

与前文对汉语委婉语的分类方法相一致，本节对泰语委婉语也主要依据其所回避内容的不同进行划分，将其分为避讳死亡、疾病的委婉语，避讳粗俗不雅事物及生理活动的委婉语，以及避讳生理缺陷及不足的委婉语。在分类角度上，同样从语义内容层面出发，以泰语委婉语所指涉的避讳对象及其所属的敏感语义领域为标准进行归类，而非依据其构成方式、语法形式或语用功能进行划分。关于这一点，夏苏婉（2013）和谢宜（2014）在对汉泰委婉语类型、表达形式及产生成因的比较研究中，均对不同类别的委婉语进行了梳理，说明从语义内容和避讳对象出发对委婉语进行分类是可行的研究路径。在资料来源方面，本文主要参考泰语“ถ้อยคำสุภาพ”（悦耳语、委婉语）研究、汉泰委婉语对比研究，以及泰国皇家学会和相关规范资料对 ราชศัพท์ (皇室用语、王室敬语) 与僧侣用语的释义和说明。

从主要内容看，泰语普通委婉语首先集中于死亡、疾病等生命健康类敏感领域。แก้วใจ จันทระเจริญ (1990) 指出，泰语中常以“สิ้นใจ”（停止呼吸，引申为“去世”）、“เสียชีวิต”（失去生命、去世）替代普通的“ตาย”（死），也可用“ไปสวรรค์”（去天堂）这类带有宗教色彩的说法委婉指称死亡；在疾病表达上，则可用“จ.อ.”替代直接说出“มะเร็ง”（癌症）。这类表达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弱化、替代或提升原词的语义色彩，减轻“不祥”“恐惧”或“刺激性”较强的直接表达。

其次，性器官、性行为、排泄等内容也是泰语委婉语高度集中的领域。根据 แก้วใจ จันทร์เจริญ (1990) 的归纳，泰语可用“อวัยวะสืบพันธุ์”（生殖器官）替代过于直露的器官称呼，用“ร่วมรัก”（共爱，委婉指发生性关系）替代直接描述性行为的表达，用“เด็ดดอกไม้”（摘花，委婉指小便）替代较粗俗的排泄说法。此类表达多通过隐喻、借代或语义弱化实现委婉化，体现出泰语在处理身体和性相关话题时较强的含蓄性。

再次，在身体缺陷、能力不足及其他容易引发负面评价的领域，泰语更倾向于采用较为正式、中性且弱化负面评价色彩的表达方式。例如，泰国素可泰开放大学有关残障学生服务的官方资料中使用“บุคคลที่มีความบกพร่องทางการมองเห็น（有视力障碍者）”和“บุคคลที่มีความบกพร่องทางการได้ยิน（有听力障碍者）”等说法，而不是直接使用带有较强标签色彩的称呼。严格说来，这类表达更接近正式中性称谓，并不完全等同于狭义的委婉语，但在避免直接负面命名、减轻冒犯感方面，与委婉表达具有一致的语用取向，因此可作为本节的辅助例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涉及国王、王室成员和僧侣的相关表达，不宜一概作为普通委婉语处理，而应首先放在泰语敬语系统中理解。关于这一点，ตงตงจิ้น 与 วิกานดาแสงกล้า (Tongtong Qin and Vikanda Saengkla) (2020) 从语言结构角度比较汉泰委婉语时，已提示两种语言在语法、句法和社会使用层面存在明显差异，说明泰语中的部分特殊表达需要结合其社会文化语境加以理解^[4]。就具体情况而言，诸如“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国王、国王陛下）、“ในหลวง”（国王，常指在位君主）等表达，本质上更接近皇室用语；而“สวรรคต”（驾崩、薨逝，专用于国王等王室成员去世）虽然在语用上替代普通的“ตาย”（死），具有一定委婉功能，但仍应优先视为皇室专门语。类似地，“ฉัน”（受用斋食，僧侣用“吃”）、“จ้ด”（入寝，僧侣用“睡”）等也更适合归入僧侣专门语，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委婉语。因此，在讨论泰语委婉语时，应以日常交际中的普通委婉语为主体，而对于皇室和僧侣相关表达，则宜视其是否兼具替代禁忌词和缓和语气功能，再决定是否纳入委婉语讨论范围。

综上所述，泰语委婉语在内容上主要围绕死亡、疾病、粗俗不雅事物、生理活动以及身体缺陷等敏感语义领域展开，其核心功能在于回避禁忌、缓和语气、维护礼貌并减少交际冲突。与此同时，王室与僧侣相关表达虽然与普通委婉语在形成机制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同样体现出泰语在特定社会文化和礼仪秩序影响下的含蓄表达特点。由此可见，泰语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社会规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文化表达方式。

二、汉泰委婉语的文化内涵对比

本节从跨文化语言学与文化阐释的角度出发，依据委婉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层次及其指向的不同，围绕宗教因素的共同作用、社会价值观、政治与社会观念、宗教信仰与文化取向、语言表达方式与审美取向这几个方面，对汉泰委婉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进行比较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宗教因素在汉泰委婉语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在“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部分讨论宗教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不同的文化内涵”部分分析不同宗教格局与文化取向对委婉语文化内涵的影响。通过上述比较，旨在揭示汉泰委婉语在文化内涵层面的共性与差异，并进一步说明不同文化背景对委婉语形成和使用的影响。

(一) 汉泰委婉语中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

1. 宗教因素的共同作用

中国与泰国虽同属多宗教国家，但佛教在两国文化与语言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并对委婉语的形成与使用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后不断与本土思想融合，至隋唐时期迅速发展，在历代帝王与高僧的推动下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汉语中产生并保留了大量佛教相关的委婉语与词汇，例如用于死亡的“归西”“圆寂”，以及借佛教意象比喻人性的“牛鬼蛇神”“心猿意马”，这些词语不仅丰富了汉语表达，也反映出佛教对生死观念、人生修行与伦理道德的深刻影响。泰国同样是多宗教国家，其中佛教信众超过九成，与中国类似，其发展也依赖历代统治者与高僧的提倡，使佛教逐渐渗透社会各个层面并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佛教所强调的生死轮回与因果报应观念，使人们在面对敏感话题时倾向于采用间接表达”^[5]，由此形成了大量佛教相关的委婉语和固定表达，如“กรรมสนอง(恶果报应)”、“ไปสุตถุ(功德圆满)”，这些词语不仅在日常交际中体现礼貌和规范，也在社会层面强化了因果报应、善恶有偿与敬佛尊僧的价值观。二者虽然关注点不同，却都通过委婉语将宗教信仰内化为语言习惯，折射出佛教文化中对生命敬畏、善恶因果与和谐秩序的共同价值追求。

2. 社会价值观

从社会价值观来看，中泰两国在“礼”的观念上展现出高度一致性，这一共同的文化取向深刻影响了委婉语的使用与发展。在中国，“礼”自古便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的核心，被誉为“礼仪之邦”。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更体现着内在的价值追求，尊老爱幼、敬人谦和、言语含蓄有度，皆为其要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汉语表达更倾向于借助委婉语弱化直白带来的冲击，使交际符合“以和为贵”的理想；“敬人如宾”“克己复礼”“和而不同”等理念，进一步凸显对“礼”的推崇，使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外在呈现。

在泰国社会中，礼貌同样被置于核心位置，并通过语言形式得到强化。泰语中广泛使用的礼貌助词“ครับ”“ค่ะ”，虽无实质语义，却赋予话语以克制与尊敬的色彩，从而避免粗鄙与冒犯；与此同时，社会层面强调“尊僧敬佛、敬长爱幼、和谐共处”，礼貌原则渗透于公共交往的方方面面，人们注重用词分寸与语气柔和，以此体现普遍的礼貌要求。

由此看来，中泰两国虽在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上各不相同，但在“礼”的价值观上却具有高度共性。正是在这一文化共识中，委婉语得以广泛应用，它不仅体现对谦和、尊敬与和谐的追求，也在日常交际中承担着维系秩序、缓和冲突与彰显修养的重要功能。由此看来，宗教信仰与社会价值观构成汉泰委婉语文化内涵中最具代表性的共同点：佛教在两国社会与语言中发挥着深远影响，使委婉语成为承载对生命敬畏、因果报应与伦理约束的重要方式；而“礼”的价值进一步规范了人们的表达习惯，使语言更趋含蓄、谦和与得体。尽管如此，由于历史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存在差异，汉泰委婉语在具体表现上仍各具特色。

(二) 汉泰委婉语中不同的文化内涵

1. 政治与社会观念

政治与社会观念是规范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社会意识形态与制度形态直接塑造了委婉语的生 成与发展。汉泰委婉语在此层面的差异，主要源于两国社会结构与权力格局不同。

汉语的发展始终与政治制度演变相联。先秦“礼乐”重秩序，君主自称“孤”“寡人”，彰显 身份区分与礼法规范；入封建社会后，皇权至上，“朕”为帝王专称，而死亡等敏感议题随阶层而 异（如“崩”“薨”“卒”“殁”），直观反映等级秩序。清代“文字狱”将语言管控推至高点， 避讳性委婉语大量出现。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思潮与民主观念输入，汉语委婉语逐渐弱化等级色 彩，趋向平等与普遍，如“同志”“师傅”等称谓体现社会主义语境下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平等。总 体看，汉语委婉语随社会形态更替而渐进调整：语言既是权力运作的工具，也是观念变迁的镜像。

相较之下，泰国的政治与社会观念长期围绕皇室展开。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皇室不仅是政治 象征，更是文化与语言的核心。泰语形成皇家用语体系“ราชศัพท์（御用语）”，其对象、场合与形式 均受严格规定，如国王进食称“เสวย（御用膳）”，出行称“เสด็จ（御驾出行）”，以示至上尊崇。历 代君主通过法令、教育与社会规范直接干预语言使用，要求公众避免粗鄙直白，改用文雅得体。这 种制度化引导，使泰语委婉语成为政治权威与社会秩序的象征，其核心功能在于维护皇权威望与等 级结构。

综上，汉语委婉语在政治与社会观念上的演变呈由等级化向平等化的趋势；泰语委婉语则在皇 室至上与制度化规范推动下，形成以皇家语言为核心的独特体系。二者差异表明，委婉语不仅是交 际策略，更是政治文化深层结构的直接映射。

2. 宗教信仰与文化取向

在汉泰委婉语不同文化内涵的比较中，宗教信仰与文化取向也是重要维度之一。这里所讨论的 重点，并非汉泰两种语言中具体宗教性词语的形式差异，而是不同宗教格局及其所塑造的文化取向， 如何影响委婉语的意义建构与表达倾向。

中国的宗教格局多元，佛教、道教与儒家共同塑造了语言表达的文化底色。佛教自东汉传入并 与本土文化相融，逐步渗透社会生活与语言使用，由此产生大量与生死、轮回、因果相关的委婉语， 如“涅槃”“坐化”，以减弱死亡带来的冲击。与之相接，道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修道养德”， 因而衍生“仙逝”“驾鹤西去”等说法，呈现超脱尘世、归于自然的想象。与此同时，儒家虽非宗 教，却以核心价值影响言语言习惯：重“礼”与人伦秩序，强调言语得体、尊卑有别，于是交际中更 倾向以含蓄、克制维系关系的和谐与稳定。由此可见，汉语委婉语总体呈现佛、道、儒并行而互补 的取向：佛教提供生死超越，道教赋予自然化与神秘化，儒家强化礼仪与伦理秩序。

相较之下，泰国的宗教信仰更为单一，佛教（上座部）居于绝对中心。正因为强调个人修行与 因果报应，语言更注重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与自我净化，故而泰语委婉语普遍带有宗教化与道德劝诫 色彩。例如，“ไปสุตฺต”（功德圆满）常用于表达对亡者的祝福，“ทำดีได้ดี ทำชั่วได้ชั่ว”（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在日常场景中强化了因果观。进一步看,佛教的影响并不只停留于生死主题,也深入到日常交往与社会规范,使语言本身成为伦理约束与信仰实践的载体。综合而言,汉语因佛、道、儒并行而兼具超脱性、神秘性与伦理秩序性;泰语以佛教为核心,更突出信仰的日常化与实践性。正因为宗教格局与文化取向不同,二者在委婉语的文化内涵上遂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面貌。

3. 语言表达方式与审美取向

汉语委婉语在表达方式上以含蓄隐喻和修辞化为主要特征。“文化审美的导向成为语言修辞的深层动力[6]”,作为一种高度依赖语义和修辞的语言,汉语倾向于借助成语、典故与诗意化意象来替代直白表达。例如“香消玉殒”以审美化的辞藻修饰女性的死亡,“红杏出墙”通过形象化隐喻暗示婚外情,这些词汇既完成了信息传递,又增添了文辞之美。这种表达风格深受儒家“文以载道”与道家“贵虚守静”的思想影响,强调含蓄、克制与优雅,使语言在规避冒犯的同时,兼具美感与文化厚度。因而,汉语委婉语往往承载着艺术化的修辞追求,体现出一种以内敛、含蓄为核心的审美取向。相比之下,泰语委婉语大量依赖礼貌助词与语境来完成语气的缓和,同时广泛使用生动直观的比喻,更突出口语化与生活化特征。例如“ไปสวรรค์(去天堂)”用来指代死亡,“ดื่มน้ำชา(喝茶)”暗指如厕,“มีพุงน้อยๆ(有小肚子)”用来婉称发福或肥胖。这些表达多取材于自然、生活经验或身体特征,往往带有幽默和亲切的色彩,既能避免尴尬,又能营造轻松的交际氛围。与汉语的含蓄典雅不同,泰语委婉语更强调表达的直观性和交际的功能性,其审美取向偏向活泼、明快与平易近人。这种差别不仅揭示了两种语言在结构与修辞传统上的不同,更折射出中泰两国文化心理在审美追求与交际习惯上的差异化倾向。

三、汉泰委婉语文化内涵异同的原因分析

(一) 共性原因

1. 宗教信仰的共同影响

佛教在中国与泰国都处于核心地位,是两国委婉语文化内涵的重要来源。佛教所强调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积德修行”等观念,为人们提供了理解生命意义与解释苦难的思想框架。在语言层面,这种信仰背景促使人们在面对死亡、灾难等敏感话题时,倾向于采用间接、含蓄的表达方式,以减轻直言所带来的情感冲击。委婉语不仅起到沟通上的缓冲作用,更承载了宗教对超越、生死观与道德规范的深层关怀。因此,两国委婉语在宗教影响下,都体现出慰藉人心、规范行为的功能,显示了语言作为宗教思想外化的文化延伸。

2. 和谐价值观的共同追求

汉泰两国社会都将“和谐”视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化取向深刻影响了委婉语的使用与发展。在中国,“以和为贵”“中庸之道”等传统观念强调在交往中避免矛盾与冲突,追求社会与家庭整体

的稳定；在泰国，佛教所倡导的宽容与避免对抗，同样促使人们在交际中尽量以温和、迂回的方式传达信息。在这种共同的价值导向下，委婉语成为化解冲突、平衡关系的重要语言策略。无论是涉及敏感话题，还是在表达否定与批评时，委婉语都通过弱化直白的锋芒来维持人际之间的融洽，使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社会和谐与维护机制。

3. 礼貌原则的普遍遵循

如果说“和谐”代表群体层面的社会理想，那么“礼貌”则体现个体交际中的行为规范。在中国，长期受儒家“礼”影响，人们注重谦恭、得体与分寸，含蓄表达正是对这一价值观的回应；在泰国，礼貌被视为交往核心准则，日常交流多以语气柔化与礼貌修饰避免冒犯，确保顺畅。从文化心理看，两国都认为直白可能导致失礼与不敬，因而委婉语成为维系礼貌的重要形式。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中泰语言在宗教与价值观制约下呈现趋同的礼貌化倾向，其共同目标是以语言柔化维持体面与尊重，巩固整体和谐。

汉泰委婉语的共性文化内涵主要源于宗教信仰、和谐价值观与礼貌原则的共同作用。佛教的生死观与因果报应观念，使两国在高敏感话题上普遍采用含蓄、间接策略，体现语言对宗教思想的承载；“和谐”作为社会核心价值，将委婉语塑造成化解冲突、维系关系的关键手段；“礼貌”在个体层面发挥语用规范，使话语呈现谦恭与克制。总体而言，虽具体说法因传统与审美而异，但在宗教、和谐与礼貌的共同引导下，汉泰委婉语均呈相近的礼貌化取向。

（二）差异原因

1. 历史政治进程

历史与政治发展的轨迹是导致汉泰委婉语文化内涵差异的重要原因。中国自先秦以来经历了“礼治—封建—近现代转型—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语言表达随着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不断调整。从早期的“礼乐”秩序，到封建社会的等级称谓体系，再到近现代的平等化倾向与现当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汉语委婉语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随历史变迁逐渐演进的特征。与此不同，泰国自古以来皇室始终是国家的核心象征，即便进入君主立宪制时期，皇权依旧深刻影响语言的使用。历代君主通过法令和教育等方式对语言进行严格规训，使委婉语成为维系秩序、彰显权威的重要工具。总体来看，二者的差异不仅反映了两国政治与历史演变的不同轨迹，也折射出语言在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中所扮演的独特功能。

2. 社会等级结构

社会等级制度的差异直接塑造了两国委婉语的文化面貌。现代中国已不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语言交际更多体现出平等化与礼貌化的取向，委婉语主要承担着维护人际关系和营造和谐氛围的功能。与之相比，泰国在长期君主制传统影响下，王室在社会文化与语言秩序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

Moshe Ami Zarchi (2001) 在对泰语皇家用语的历时研究中指出，泰语中围绕王室形成的 elaborate

honorific forms、ceremonies and rituals, 持续反映了君主制在泰国社会中的重要角色[7]; T. Khamsaengtong (2024) 进一步指出, 泰语社会存在基于社会等级与权威层级的语言分层, 而 ราชศัพท์ (皇室用语) 正是这种等级秩序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8] 因此, 相关表达除具有缓和语气的作用外, 也常承担维系等级秩序与彰显王室尊崇的功能。由此委婉语不仅体现出中泰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更反映了各自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层差异。

3. 语言本身特性

语言的内在结构和表达习惯也是造成汉泰委婉语差异的重要因素。汉语属于孤立语, 语法关系主要依靠词序和虚词来体现, 因此更依赖词汇层面的延伸与修辞。委婉语多通过词汇替代、成语典故、语义隐喻和文化象征生成, 具有明显的文学性和文化积淀。例如, 汉语常借历史典故或诗意化意象, 将直白内容转化为含蓄表达, 使语言兼具信息传递与审美意味, 从而呈现出多义性与间接性。相较之下, 泰语更具黏着性和口语化特征。其语法中大量存在礼貌助词、语气词和固定句式, 为委婉表达提供了结构支持。泰语委婉语多依赖语法机制和口语创新, 如添加助词弱化语气, 或用形象化、幽默化的比喻替代直白表达。这种依赖语境与语气的方式, 使泰语委婉语更强调交际的即时性与功能性, 而非汉语那样注重历史沉淀与文化象征。因此, 汉语委婉语的特征在于修辞性与文化积累, 通过典故化与文学化维系含蓄得体; 泰语则以口语性、礼貌性和结构化为主, 更突出交际中的礼貌、缓和与亲和力。这种差异体现了两种语言在结构与表达习惯上的不同走向, 也塑造了其文化内涵的差异性。

4. 媒介生态与流行文化的推动力度不同

媒介生态与流行文化对委婉语的塑造力度并不相同。就泰语而言, 委婉语的生成与扩散更深地嵌入以社交媒体、短视频和流媒体为核心的娱乐平台生态。泰国电子交易发展局 (ETDA) 的相关调查显示, 社交媒体使用与在线观看视频、影视、音乐等活动长期处于泰国网民最主要的线上行为之列[9]; ETDA 关于流媒体平台的研究还指出, 泰国受众普遍偏好“真实感强、非正式、贴近观众”的内容样态, 平台因此成为普通创作者、网红与明星共同竞争注意力的舞台[10]。由此可见, 泰语新型委婉语并非只是“传播得更快”, 而是在这一媒介环境中被塑造成更适合即时互动的表达形式: 其语言外观往往更口语化、更形象化, 也更依赖夸张、戏拟、模仿、方言化和图文并置等策略, 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笑点制造、态度传递与群体认同。对泰语社交媒体节目、综艺语篇与 TikTok 内容的研究表明, 幽默建构常通过夸张、语言运用、模仿、偏离常规、比拟等手段实现, 并借助地方方言、双关、造新词等资源强化亲近感; 对泰语网络迷因的研究也发现, 其表达高度依赖图像与文字的联动, 同时频繁使用借词、截音、造词、合成、缩略等方式生成新词。

相比之下, 汉语新型委婉语虽然同样受网络平台推动, 但其进入公共语域的过程更明显地处于“语言生活监测—平台内容治理—教育与出版规范”的多重框架之中。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的发布已指出, 网络语言经历了从“小众”到“大众”再到“分众”的演变, 并正在全面

进入现实语言生活；与此同时，中央网信办关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算法推荐管理以及 2024 年“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的规定，则明确要求平台履行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在首页首屏、热搜、精选等重点环节防范不良信息与不规范表达[11]；202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又进一步把网络空间、网络视听节目和网络出版物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框架[12]。由此可以推知，汉语委婉语要想从圈层黑话、戏谑梗语进入更广泛的公共交往场景，往往需要经历“语义去杂化—风格中性化—场景适配化”的筛选过程；那些高度依赖谐音戏谑、隐晦替代或强亚文化语境的表达，则更容易停留在特定社群内部，而不易完成跨场景扩散。综合来看，泰语委婉语在当代媒介环境中更容易形成“口语化—形象化—娱乐化”的语言风格，其修辞优势在于夸张、模仿、方言、画面与文本协同所带来的高互动性与高感染力；汉语委婉语则更倾向于形成“分层化—稳态化—规范化”的表达路径，其修辞特征往往表现为对网络色彩的弱化、对语体边界的控制以及对制度化交际场景的兼容。前者更强调参与感与即时情绪反馈，后者更强调得体性、可接受性和公共传播中的规范约束。这种差异所折射的，正是中泰两国在媒介结构、语言治理逻辑与社会心理机制上的不同取向。

综上所述，汉泰委婉语的文化内涵差异并非孤立生成，而是历史政治进程、社会等级结构、语言本体特性以及媒介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汉语委婉语体现出循序渐进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积累，注重含蓄、修辞与秩序维系；泰语委婉语则在皇室权威与佛教信仰的强力推动下形成制度化与宗教化特征，并依托现代传媒实现快速普及。两者在差异中各具特色，既展现了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也揭示了委婉语作为文化认同与交际策略的重要价值。

结语

本文在“共性原因—差异原因”的分析框架下对汉泰委婉语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文化内涵上既有共通性，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其共性主要表现为：汉语与泰语委婉语普遍受到佛教信仰、和谐价值观与礼貌原则的影响，在死亡与疾病、粗俗不雅、生理现象及生理缺陷等敏感领域中，均倾向于采用含蓄、间接而得体的表达方式，以减弱情绪冲击、维护人际体面并协调社会关系。这表明，委婉语不仅是语言表达手段，也是承载礼貌规范与文化价值的重要机制。其差异则体现在，汉语委婉语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以修辞化、文学性和语体分层为特征的表达传统，而泰语委婉语则在皇室文化与佛教文化的长期作用下形成了更具制度色彩和文化标识性的体系。本文较为集中地将与皇室、佛教及身体部位相关的泰语委婉表达纳入同一比较视野，进一步凸显了泰语委婉语的独特文化特征。进入当代媒介环境后，泰语委婉语又表现出更强的日常化、形象化与传播化倾向，而汉语新型委婉表达通常需经过语义筛选与语体中性化后，方能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语域。由此可见，汉泰委婉语之“同”源于共同的礼貌需求与价值认同，其“异”则主要受到历史发展、权力结构、语言特性及媒介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塑造。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汉泰委婉语内在逻辑的理解，也可作为语言教学与跨文化交际提供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 辜同清. 委婉语社会语言学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16.
- 辜正坤. 互构语言文化学[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5:28.
- 段召阳. 从中泰“死亡”委婉语看中泰文化的异同[J]. 现代语言学, 2020, 8(3):386.
- QIN Dongdong, Sangkla Wigand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Thai Euphemism[J]. Sripatum Chonburi Academic Journal, 2020, 16(4):90-99.
- 邵军航. 论委婉语的分类标准及类型[J].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09(04):68.
- 夏苏婉. 汉泰委婉语比较研究[D]. 云南大学, 2013.
- ZARCHI M A. Changes in Thai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s as reflected in the use of the royal language in Thai newspapers from 1932 to the present time[D].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01.
- KHAMSAENGTONG T. A study on royal affixes in the Thai language[J]. Princess of Naradhiw as Universi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4, 11(1):204-223.
- สำนักงานพัฒนาธุรกรรมทาง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 (ETDA). รายงานผลการสำรวจพฤติกรรมผู้ใช้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ปี 2565[R/OL].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ำนักงานพัฒนาธุรกรรมทาง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 2022.
- สำนักงานพัฒนาธุรกรรมทาง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 (ETDA). ETDA สรุป 5 ข้อใหญ่ เช็คสถิติสื่อนานกด์ Streaming Platform คนไทย ชาวครีเอเตอร์กลุ่ม ‘บันเทิง-กีฬา-ข่าว’ พร้อมหรือยัง?[EB/OL].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ำนักงานพัฒนาธุรกรรมทาง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 2022-07-12.
-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N/OL]. 2024-10-11.
- 国家新闻出版署. 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年1月1日起施行规范网络空间用语用字[N/OL]. 2025-12-29.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SU QIYU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Master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Teaching Chinese
	Address (地址): 18/18 Bangna-Trad, Bangplee District, Samutprakarn, Thailand, 1054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LI YINSHE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Guangxi University, P. R. 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Chinese Linguistics
	Address (地址): NO. 100, Daxue Road, Nanning City, Guangxi

